

歷史與空間

■ 張桂輝

朱子墓前的遐思

朱熹（1130—1200），是宋朝著名的理學家、思想家、教育家，閩學派的代表人物，儒學集大成者；是唯一非孔子親傳弟子而享祀孔廟，位列大成殿十二哲中，受儒教祭祀者；世人尊稱之為朱子。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——朱子陵墓，就坐落在武夷山南麓的黃坑後唐大林谷。

黃坑，是福建省南平市建陽區西北部最邊遠的一個萬人之鎮。據《黃坑鎮志》記載，「至少在四千年前就有氏族居住」。這裡，山清水秀、林茂糧豐，人傑地靈、貫古連今。境內的大竹嵐被譽為「鳥的天堂」、「蛇的王國」、「昆蟲的世界」、「角怪的故鄉」。1983年11月4日，原國家主席李先念視察福建途經黃坑小憩時，飽含深情地讚譽：「這是一個好地方」。

我對朱子墓，可謂不陌生。1965年，剛上初中一個多月的我，隨同父母移民來到黃坑。後在黃坑中學讀書時，就曾與幾位同學一起，到過三四里外的朱子墓。1990年，我從江西調回福建，在建陽宣傳部工作的八年間，多次陪同外地文友、朋友，前往黃坑拜謁朱子。丁酉仲春的一天上午，天高雲淡、春風拂面，正在回黃坑采風的我，再次來到朱子陵園。

在黃坑鎮政府文明辦副主任溫煦群先生的陪同下，我們乘車從黃坑鎮政府駐地出發，經由朱子文化公園，幾分鐘後，進入朱子墓道。入口右側一座六角亭——墓道碑亭內，立有一塊高約3.3米、寬約70厘米的清代墓道碑，中央刻有「宋徵國文公朱子墓道」九個篆書大字。沿著水泥墓道西行不遠，左側有一「思源亭」，亭的右側，是朱子宗親及其後裔栽種的「朱子林」。水泥路「到此為止」，與之連接的是一米多寬的鵝卵石小道。我們且談且行，往墓園走去。須臾功夫，便來到朱子墓前，我獨自肅立鞠躬。

朱子墓，坐西北朝東南，墓園分為三層。頂層墓室，中為直徑約445厘米穹隆圓形墓堆，高度約80厘米，墓堆上立一石碑，高207厘米、寬77厘米、底座高31厘米，上面刻著「宋先賢朱子、夫人劉氏墓」幾個大字；墓堆周邊，為寬120厘米的步道，連著步道的是兩層各80厘米高的墓牆。與墓堆一樣，步道及墓牆，都用鵝卵石砌成。二層為墓園。設有石燭一對，以及長方形石香爐、石供案各一。石燭直徑25厘米、高度250厘米，頂端燭炬26厘

米，中間部位套着一個方形燭台。據73歲的鎮文化站原站長張燕謀先生介紹，左邊那根石燭是「原有」的，右邊那根是「後配」的。置於墓堆前約5米處的石香爐已經開始風化；石供案舊貌未改、完好無損。

三層是用鵝卵石鋪成的長方形石坪，寬860厘米、深750厘米。可供百餘人站立、祭拜。偌大的墓地周圍種有松樹、柏樹、桂花、羅漢松、長青樹、鐵釘樹、冬瓜胖（擬赤楊）等。我們到來這天，除了冬瓜胖還在「冬眠」，尚未「甦醒」過來，其餘都蓬蓬勃勃、鬱鬱蔥蔥。

800多年前的黃坑，交通閉塞，山高路遠，朱熹為什麼會選擇這塊「風水寶地」？

相傳，朱子在建陽時，曾夢見一位異人對他說：「龍歸後塘，乃先生歸藏之所。」後便與高足兼摯友——南宋著名理學家、律呂學家、堪輿學家——蔡元定一起來到黃坑，踏勘夢中異人所說之地，尋覓自己的「歸藏」處所。當他們到得大林谷後，但見此地果然和夢中景象相同。且九龍崗猶如九龍吐珠，匯聚於大林谷上，朱子很高興，當即一鍾定音。

淳熙三年（1176），朱子夫人劉氏病逝。次年，朱子葬夫人於大林谷，並明確表示，自己日後要與夫人合葬。慶元六年（1200）三月，朱子病歿於建陽考亭滄洲精舍（即考亭書院），十一月歸葬大林谷。當時，朱子被貶為「偽學魁首」，去職罷祠。儘管如此，仍有數千弟子和友人，不顧個人安危、前來為朱子送葬。那時，尚無公路，翻山越嶺，舉步維艱。長長的送葬隊伍，從考亭出發，三十六人合力抬着石棺，艱難跋涉六天，才將這位先賢送到大林谷……

站在朱子墓前，我感慨良多、浮想聯翩。朱子當年是否做過那個夢，是從東（建陽）而至，還是從北（武夷山）前來；是徒步行進，還是騎驢而來，不得而知、不敢肯定。但是，朱子不單親自到過黃坑，而且親自實地勘察，親自拍板敲定，則是確信無疑、可以肯定的。

宋紹興十三年（1143），朱子父親朱松逝世，第一次葬於武夷山五夫里。朱熹時年13歲。多年後，朱子遷父之墓於武夷山市武夷鄉下梅村寂厝山上；朱子生母祝氏，卒於南宋乾道六年（1170）正月。朱子在建陽莒口鎮馬伏村太平山上為母親選擇了一塊墓地。不論是下



■黃坑朱子墓將成為朱子理學文化傳承保護主要基

網上圖片

梅村，或者是馬伏村，與建陽的距離，都要比黃坑近得多。當年，朱子為什麼既不選擇死後在考亭就地「安息」，也不與父親或母親「作伴」，偏偏要到遠離考亭的黃坑與夫人「共眠」？

有人說，朱子選擇長眠黃坑，可以了卻他迷戀優美風景的宿願；也有人說，回歸自然，正好朱子踐行「天人合一」的理念；還有人說，朱子的遺願，是希望被世人所遺忘，而黃坑山高水遠、雲遮霧繞，儼如天然屏障。有道是，仁者見仁，智者見智。但無論出於何種考慮，朱子就靜靜然安臥在黃坑，這是不爭的事實。

常言道，人事反覆哪能知。朱子選墓地時，還是「自由身」，晚年則是「受禁人」，身後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人為他抬棺送葬？答案只有一個：公道自在人心。朱子一生，從骨子裡重視發展教育。他講學的書院，多達數十所；他興建、擴建的書院，就有十餘座。在教學方面，朱子十分重視培育學生的學習自覺性。正因此，才有「北孔南朱」之譽。加之教學有方、愛生如子，單憑這些，「罪名」再大、路程再遠，路再難行，也有人為他送葬。

「簫鼓追隨春社近，衣著簡樸古風存。」古往今來，黃坑人民始終保持着這種「古風」。這，大概也是朱子篤愛大林谷的理由。

素有「林海竹鄉」之稱的黃坑，是國家3A級旅遊景區。黃坑鎮黨委書記周春林，此前信心滿滿地告訴我，鎮裡正致力於把黃坑打造成中國、黃坑朱子理學文化傳承保護主要基地。其中，朱子墓保護建設專案工程將竣工；投資1,500萬元、規劃面積5,492平方米、主體建築面積1,690平方米的朱子紀念館，正在緊鑼密鼓建設中。同時，擬把朱子文化中的「理」與「禮」，有機地植入到全鎮各村和旅遊景點內，讓朱子理學思想潛移默化、伴隨左右，開花結果、沁人心脾。我推論：朱子長眠在黃坑，既可以得到永久保護，又可以福澤一方百姓。倘若九泉有知，他一定會為當年的選擇感到欣慰的。

絲路詩絮

粵語講呢啲

■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死亡詞1：去咗賣鹹鴨蛋



件作'：去賣鹹鴨蛋囉！鴨公：有人死掉與我們的「鹹」子孫何干呢？

說到「死亡」，中國人所用的字詞在不同身分、性質、地域，各有說法，有直接的、委婉的、隱晦的、詼諧的。

「書面語」有：

- 死、亡、故、逝、薨、卒、歿、殉【為某種目的而犧牲，如殉職、殉國】、殞【讀尹】、殤【讀傷，為國戰死者叫國殤】、薨【讀轟，古代諸侯或有爵位的大官死去】
- 死亡、身亡、身故、去世、逝世、過世、過身、喪生、喪命、斃命、暴斃、送命、猝命、殞命、永別、長眠、斷氣、合眼/閉眼、捨木【入棺木】、挺挺、完蛋、不在、犧牲、捨身、捐軀、陣亡、成仁、作古【做了古人】、千古【表示永別或永垂不朽】、升天、歸天、歸西、仙逝、夭折【夭正讀jiu2、俗讀腰（jiu1）；未成年而死、早死】、駕崩/崩殂【組讀曹，帝王死】、殞落【多指大人物死去】、就義【為正義而被殺害，岳飛便是一例】、涅槃/圓寂【涅槃讀聶（nip6）盤，佛教中作為死亡的用語】
- 上西天、上天堂、見閻王、回老家、玩兒完、翹辮子【翹讀橋；清代男人梳辮子，劊子手行刑時會把辮子提起】
- 與世長辭、百年歸老、壽終正寢、溘然長逝【溘讀合】、命赴黃泉/陰曹、一命嗚呼、嗚呼哀哉、粉身碎骨、撒手塵寰/撒手人寰【寰讀環】，香消玉殞【女子死亡】、三長兩短、山高水低、駕鶴西歸/跨鶴西歸、位列仙班

「廣東人」有：

- 去咗、走咗、有咗、瓜咗、瓜柴、拉柴、釘蓋、釘咗、玩完【玩兒完】
- 唔喺度【不在】、報咗到、仲直咗、入咗窿、瓜老親、嗒埋眼【嗒，粵方言用字，讀洽；合眼/閉眼】
- 去咗報到、去咗投胎【見閻王】、兩腳一伸【挺腿】、番咗腳下【回老家】、上咗神枱、冬瓜豆腐、三長兩短、衫長褲短【三長兩短的諧音】、豬欄報數——又一件【欄讀鬧4-1】
- 番咗舊時嗰度、去咗賣鹹鴨蛋

「本土」有：

- 香咗、摺咗、摺埋
- 收咗工、收咗皮、畀咗旗
- 去咗擲出世紙

除了這些中國式「死亡詞」外，常用的還有：安息（RIP）、魂歸天國、蒙主寵召。上述部分別具特色的「死亡詞」的解說將在日後交代。那為何人死了叫「去咗賣鹹鴨蛋」呢？一說是因為以前死者入棺時，棺下放着大量「牙灰」，而在鹹鴨蛋的製作過程中也會這樣做，故借此喻彼。按作者的考究，這非事實的全部，但出處確與該製作過程有關。

民間的製法有二，廣東人把製法叫「醃鹹蛋」。最簡單的一個是把鴨蛋放進一個盛滿鹽水的壇（一種口小肚大的陶器）裡，密封約四星期便大功告成，可無論是蛋白的鹹度或蛋黃的鬆化度及甘香度，只是一般般。要講究便會用上以下這個製法：



網上圖片

掘些黃泥土（黃土）回來傾進一個盆內，加進適量的水和鹽，攪拌後把鴨蛋均勻的「埋在黃土裡」，然後把裹住泥土的鴨蛋放進壇裡，隨後程序與上相同。有人以柴灰/稻草灰（不會是牙灰）取代黃土，效果相當。

上文中提及的「埋在黃土裡」就帶出了尋出處的一個重要線索。理、賣諧音，「埋鹹鴨蛋」就好比人死後把屍骸「埋在黃土裡」一樣，因而有了這個既詼諧又隱晦的說法。

能破這個疑團，多少是因家父乃一名小型鹹蛋製造商，故筆者小時有機會接觸整個製作過程。對筆者一家人而言，一顆一顆紅彤彤、圓乎乎的鹹蛋黃，浸沒在晶瑩剔透的鹹蛋白裡的印象，是不會隨父親「去咗賣鹹鴨蛋」而消失的！

- 廣東人叫「件作」做「件作佬」，作讀鑊。
- RIP的全寫是Rest in peace，是對死者表示悼念的用語，而非祝願病者早日康復的用語！
- 「牙灰」，亦即「香爐灰」，是燒殺雞後留下來的灰燼，舊時多用於清潔鍋身和磚塊間縫上的污漬。
- 醃肉中，醃讀鬧（jim1）或業6-3（jip3）；醃鹹鷄、醃鹹魚、醃鹹酸菜、醃鹹蛋中，醃則讀業6-3（jip3）。

【專欄簡體版】 <https://leoleung2016.wordpress.com/>

生活點滴

妹妹燕燕來說母親病危，要珍珍回家看望母親，珍珍不願回去，因為她和母親有着解不開的心結。養父郭燁從堂屋走了出來，說：「珍珍，你就回去吧，萬一你媽媽是要見你最後一面呢？」養父發了話，珍珍就進屋換了一身乾淨的衣服，準備和燕燕一起回家。珍珍是抱養來的，在這個家裡，養父最疼她。

珍珍和燕燕剛走出家門，郭燁忽然在後面喊她們等一下，提着一竹籃東西追出來，說要和她們一起去看望珍珍的母親。珍珍想，平時不愛出門的養父，今天怎麼主動要去串門了呢。走在回家的路上，一隻烏鴉立在枝頭「呱呱」直叫。喜鵲叫，喜事到，烏鴉叫，要走人。燕燕滿臉愁容地望了烏鴉一眼，郭燁抬起一塊土疙瘩向烏鴉丟去，烏鴉大叫一聲，飛向了天空。望着撲閃着翅膀飛向天空的烏鴉，珍珍不由得想起10年前她第一次到養父家的路上也看見了一隻烏鴉。

珍珍曾經有個溫暖的家，家裡有哥哥、妹妹和她。珍珍在家裡最受寵了。一起玩要，哥哥讓着她，有好吃

字裡行間

■ 黃仲鳴

我佛山人朱愚齋

近日淘書，得兩本：我佛山人著《黃飛鴻正傳》，同一作者《黃飛鴻與林世榮傳》，俱殘破矣，但內文仍完整。出版社為新生圖書社，缺出版日期。當初在圖書售賣目錄上得睹，已覺大奇，奇在作者之名也。

我佛山人者，晚清小說家吳沃堯，又名吳趼人之筆名也。吳趼人在中國通俗文學史上，大大有名，因是廣東佛山人，故取名「我佛山人」。我佛山人與黃飛鴻差不多是同時代人，是否有聽過黃飛鴻之名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但他居然為黃飛鴻立傳，確是出奇。

書到手，一翻，更是驚奇。書之第一頁，作者署名竟改為「齋公」。齋公為黃飛鴻弟子林世榮的徒弟。徒孫撰寫祖師、師傅事跡，名聲早播。這兩部以「我佛山人」出版之著作，乃我之新發現也。

齋公原名朱棠，後自改為朱愚齋，握筆為文後，多署名齋公，鮮有人知還有「我佛山人」。年前曾到嶺大講《少林寺中的山人》，指香港撰寫少林故事者，有五位山人，即：是佛山人、同是佛山人、念佛山人、禪山人、我是山人。五人之中，除我是山人是新會人、禪山人疑是佛山人外，餘俱為南海佛



■此書細述武技。這就是朱愚齋之「慣技」和筆法。 作者提供

回應。他的眼睛閃閃發亮，喝了一大口紅酒，問我：「我非常想知道，那個救生員到底是怎麼做的呢？」

「他嘛……選擇了第四種方案」，我面帶神秘的微笑繼續講道：「救生員蹲了下來，展開雜誌，把封面對着螳螂，然後小心翼翼地推着螳螂順着泳池的邊緣往前走。螳螂驚慌起來，抖動着兩根長鬚，開始亂轉。但是牠別無他路，左邊是池水，眼前是喬治·布什的大照片，同時還擋住了往右邊去的路，牠的鬚子正踩在無所不能的美國第44屆總統的鼻樑上，只有後退一條路了。救生員、布什和螳螂就這樣一起走了25米，救生員把螳螂引向一扇小門，門後是清潔間。救生員打開門，把螳螂趕了進去，嘍的一聲帶上了門。他站起身來，回到小桌旁，把雜誌放回原地，走到我近旁，說道：「現在牠沒什麼危險了。」

然後，他又回到自己的地盤，舒服

養女（上）

的東西，父母沒給妹妹，要給她。珍珍也很懂事，她會把一個饅饅分成5份，一份給妹妹，一份給哥哥，一份留給父親，一份給母親，一份留給自己。如果是一顆糖果，珍珍會先讓哥哥、妹妹、父親、母親每人舔一舔，嘗一嘗，然後自己才吃。父母誇獎珍珍懂事，將來有出息，而珍珍也覺得日子過得開心。轉眼到了1958年，農村開始鬧饑荒，糧食沒有了，人們開始吃米糠，米糠沒了，就去尋野菜，野菜被挖光了，就去把枇杷樹的皮子剝來切碎，用石磨推來做饅饅，這種饅饅吃多了，全身浮腫，不少人因此而亡。剛鬧饑荒時，母親每天還能煮點玉米粥給他們喝，後來粥也煮不起了，母親去剛胡豆葉來燒鍋開水撈一下，切碎後和着粗糠煎煎。胡豆葉把吃了不消化，珍珍他們每次上茅房時都拉不出大便，痛得一個勁地叫喚。這時候母親就從頭上取下塑料管子，幫他們把大便一點點地從肛門裡掏出來，然後洗乾淨管子，再別到頭上。日子過得很艱辛，但珍珍家沒有餓死一人，也算不幸中的萬幸。

山人。齋公另署「我佛山人」，那他是佛山人了？南海人也。佛山原屬南海縣，而歷經改制，南海現為佛山市一轄區，即南海區。佛山與南海如臂膀。吳趼人為佛山人，康有為是南海人，可目為同鄉。齋公署名「我佛山人」，雖是抄襲吳趼人，但亦無可厚非。

當年的騷人墨客，皆好以「山人」署名。「是佛山人」是鄧羽公，「同是佛山人」是崆峒，「念佛山人」是許凱如。他們不是南海人，就是佛山人。佛山既出武人，又出文人，赫赫有名者不乏人。齋公本是武人出身，自小失學，有人記述曰：

「愚齋讀書無多，而能執筆為文，簡練遒勁，有漢魏風，純由於自修之故，蓋彼技成之後，納交於報人蘇守潔。守潔別署豹翁，嘗主《工商日報》筆政，其為文沉雄逸宕，最負時譽，愚齋耳濡目染，因其能文，以武人而能折節讀書，所謂難能可貴者也。」

朱愚齋「幼本寒微，賴母以活，故失學，稍長投身海幢寺為小廝，海幢寺為百粵四大叢林之一，其中多奇僧異士，愚齋習武，自此時始」，後再拜林世榮為師，習醫學武，終有所成。

齋公行文，有異於其他山人。文筆頗有蘇守潔之風，內容則屬「死硬派」，即以「武」為第一，不崇華美，只尚真實；故其敘事之際，必描述武技一番，致拖累故事情節與鋪排，讀者每閱之不耐。《黃飛鴻正傳》一書，與他署名齋公之《粵派大師黃飛鴻別傳》一樣，細述武術。這就是朱愚齋之「慣技」和筆法。

另外，《黃飛鴻正傳》為封面之名，內文第一頁卻書《黃飛鴻傳》。當年胡亂印製成風，故封面署「我佛山人」，是否齋公本意，抑是出版社之魚目混珠？那就不得而知了。

■ 拉·阿利莫夫（塔吉克斯坦）黃玫譯

螳螂（下）

地躺在長椅上，閉上了眼睛。暖融融的陽光照耀着他平和安詳的面龐……

採訪我的先生還在認真聽着我講故事，等着我回答他剛才提出的問題。現在就是解惑時間：「您怎麼看這件事，如果北京的螳螂在天朝都覺得自己絕對安全，我，北京人和首都的客人們會有怎樣的感受呢？答案只有一個：合適、安全。我堅信，北京和北京人會向全世界人民展現他們的溫暖、友善和熱情好客，會讓運動員、奧運會的其他參加者以及來首都看奧運的客人們終生難忘。採訪者起立，特別鄭重地提議為世界上最安全的首都乾杯。我與他碰杯，因為我完全同意他的說法。

展示了高水準的北京奧運會已經開完了，不僅給運動員和從世界各地來到北京觀看奧運會的客人，而且給40億熱切關注着持續17天的奧運盛會的整個地球的居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■ 羅大性

一天，父親被生產隊安排到外面煉鋼鐵去了。母親告訴珍珍，準備將她抱養出去。珍珍一聽驚呆了，連說，不去不去，我要和哥哥妹妹在一起。母親說，家裡的日子實在過不下去了，人家條件比我們好，你去了有新衣服穿，有糖果吃。珍珍哭起來，我不吃糖果，不穿新衣服，媽媽你別不要我了。母親重重地嘆了一口氣說，媽媽實在沒有能力撫養三個孩子，你妹妹還在吃奶，你不去誰去？

抱養珍珍的那天是臘月二十一。母親帶着珍珍去生產隊食堂裡吃飯，珍珍心事重重地吃完那一碗稀飯後，母親把自己那一碗稀飯也倒在珍珍碗裡，自己只伸出舌頭舔了舔碗邊。珍珍一口都沒有吃。她想，媽媽您都不要我了，我還吃您的什麼飯呢？母親的眼睛濕潤了，珍珍裝作沒有看見，轉身走了出去。養母將她抱到背兜裡，背起就走。珍珍站在養母的背兜裡，個子還沒有背兜高。母親在後面喊道：「珍珍，去了要乖，記得常回來看望媽媽！」珍珍沒有回答，那一刻，她覺得母親拋棄了她。